



地下的鄉村

伊爾日·馬烈克著

地 下 的 鄉 村

〔捷〕伊尔日·馬烈克著

林 齊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的著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著名作家。這本小說在捷克、蘇聯都獲得了文學界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的讚揚。

這本小說是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蘇聯紅軍解放捷克的前夕，發生在捷克邊區一個小村莊的故事。這個小村莊的居民——礦工們和農民們，爲了逃避潰退的德國法西斯匪軍的殘害，全體躲入了地下礦井。在礦井裏的幾天，對全體村民講來是生死關頭，階級矛盾與鬥爭在這生死關頭中表現得更加劇烈，於是發生了一系列緊張而富於戲劇性的鬥爭：村民們與德國鬼子之間的鬥爭，礦工、農民與村長、富農之間的鬥爭。通過這些鬥爭，作者突出地表現了礦工們的紀律性、團結性與大公無私的精神，表現了農民們在礦工的影響、教育下擺脫私有觀念、提高階級覺悟的過程，同時描繪出了村長、富農們爲了要維持自己的統治權不惜出賣國家投降德國法西斯的陰險毒辣的嘴臉。最後，在黨的正確的領導下，礦工和農民們終於粉碎了敵人的襲擊和叛徒的陰謀，戰勝了飢餓和黑暗，勝利地迎接了蘇聯紅軍。

Иржи Марек

ДЕРЕВНЯ ПОД ЗЕМЛЕЙ

根據蘇聯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年版本譯出

地 下 的 鄉 村

[捷]伊爾日·馬烈克著

林 齊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28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 1/4 字數 210,000

1956年3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4次印刷

印數 20,001—21,500 定價(6) 0.90元

俄譯者的序言

紅色權利報上，曾經登載過這樣一幅漫畫：一個頭戴着沾滿了塵土的桂冠的作家，半躺在雲彩上，寫着十四行詩。下面，工廠煙囪冒着煙，工人們勞動着……

在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仍然脫離生活而逍遙於雲端的作家是越來越少了。作家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是今日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學生活的特徵。出現了許多長篇的和中篇的小說，它們充滿了對生活的嶄新的態度、勞動和建設的熱情，在文學作品中記載了新的人物——平凡的愛國主義者，勞動的人們，為爭取人民民主而鬥爭的戰士們。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動派，曾經力圖使文學成為少數特殊人物的獨佔園地，使作家脫離人民。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作家們都沒有跟着反動派走。那些老一代的作家拒絕了資產階級社會強迫使之接受的、腐朽落後的文學標準，在他們中間進行了深刻的創作思想的改造運動，對於這種改造，人民民主國家和共產黨關懷備至地給予了幫助。

新生力量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文學，出現了大批作家（Д·塔爾卡，А·別爾那斯考娃，М·亞利斯，В·米那茨等等），他們是那些為勞動人民的渴望所鼓舞的、新生活的積極建設者。他們從人民為爭取美好的未來而進行的日常鬥爭中汲取着自己作品的題材。

共產黨人伊爾日·馬烈克就是這一大批有天才的代表之一，他著有許多短篇小說和兩篇中篇小說：人們在黑暗中前進（一九四八年）和地下的鄉村（一九四九年）。這兩部小說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文藝界的注意，讀者和批評家們曾為這兩部小說舉行過座談會，展開過討論。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說明，它們是有趣味的、傑出的作品。

伊爾日·馬烈克的小說地下的鄉村的題材是什麼？它是描寫戰爭結束前不久，住在捷克的一個遙遠邊區村莊裏的農民們和礦工們，為了躲避希特勒匪幫的殘害，而藏到礦井裏去，在那裏好幾天等待蘇聯解放者軍隊到來的故事。在這些日子裏，井裏發生了許多戲劇性的事件——火災、叛徒們的逃跑、德國鬼子侵入礦井的企圖以及蘇軍的終於到來。根據所有這些事件的材料，作者力圖解決他自己所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指出村民的階級鬥爭和意識變化、以及指出他們在政治上的成長。無可爭辯，作家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些人們在地下熬過來的日子，就是整個佔領時期的一定程度上的一個反映——伊爾日·馬烈克在捷克文原版的序言中寫道：“——這是在兩種情況下的火的考驗：在這種考驗中，一種人忍受了毀滅，另一種則重新創造了自己的命運。”

在一九四九年舉行的一個文藝座談會上，伊爾日·馬烈克介紹過地下的鄉村的創作經過。“礦工的生活和勞動，對我來說是一種最親切的題材——他說——一九四五年以後，我自己作為一個志願工作隊的參加者在礦山工作過，此外，我在捷克斯洛伐克採煤工業史的資料中也翻到了許多東西。從這些資料中，我知道了南莫拉非地區的一些村莊的居民，曾經不止一次地為躲避外國侵略者而藏進了礦井。遠在一百年前就有過這種行動。我曾到過在

希特勒德國崩潰的前夜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的高法拉那的一個村莊。人們躲藏在井裏有八天之久。我仔細地詢問了他們在井裏怎樣熬過來的……愈問得詳細，我就愈加明白了，社會的不平等的現象和階級矛盾，在礦井裏並沒有消逝，而甚至尖銳化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小說題材……”

由此可見，馬烈克的這部小說是真實生活的一個片斷。作家把這種生活成功地體現富有說服力而引人入勝的文藝作品中。

村莊躲進了地底下。於是那些老早在村莊裏就累積下來的階級矛盾重新激烈地爆發了。在這個村莊裏有許多又消極又落後的人們，還有不少雖然誠實，可是胆怯並缺乏經驗的人們。飢餓、德國人的屠殺的威脅，要求他們堅決起來，迫使他們行動起來。社會矛盾尖銳化了，階級的和政治的界綫更快地產生了，情況的特殊性。對這無名村莊——作者有意地沒有寫明村名——的住民的意識上所發生的變化，起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不管情況如何特殊，作者着重指出了這個村莊的命運的典型性。

形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團結在地方人民委員會周圍的礦工們，村莊上的貧民是和他們聯系着的；另一方是一小羣村上的以前的頭子們——富農。他們控制着一部分中農，許多貧農懼怕他們。

躲在礦井裏的全體人們的利益，要求全體村民有紀律，堅忍不拔，相互幫助。礦工們所組織的人民委員會力求做到這些。但是，為數不多的村上的富人們，那些窮兇極惡、毫無良心、貪心不足的吸血鬼則利用那俘虜了許多農民的私有觀念，千方百計地煽起內鬨和爭執。

在勞動農民和惡霸之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愛國者和賣國賊之間形成了鮮明的界限。富農們認識到他們政權的末日正在

臨近，他們的富農階級必遭滅亡。委員會則通過那些公正而旨在謀求共同福利的各樣措施——組織伙食團和防禦工作、照顧婦女和兒童、制止投機買賣的企圖——在大多數村民中，樹立威信並取得信任。富農的上層分子受到了孤立。

*

*

*

“死亡臨近的時候，赤裸裸地暴露了每個人……”尤利烏斯·伏契克在論及長期處在法西斯刀斧威脅之下的人們時曾這樣寫道。“只剩下最基本的東西了。一切次要的、表面的東西，一切緩和、削弱、粉飾人的基本特徵的東西，都消失了，飛馳而過了。……在每個人身上都有着力量和怯弱、剛毅和畏懼、堅決和動搖、純潔和污穢。在這兒只剩下兩者之中的一種。”^①

在伊爾日·馬烈克的小說地下的鄉村裏，也發生了某些與此相同的情況。一方面是卑鄙、胆怯、自私自利、變節；另一方面是團結、愛國主義、忘我精神、紀律。每個人的為人清清楚楚地顯露了出來，人們以毫無粉飾的姿態出現着，人們的品質赤裸裸地暴露着。

小說中的人物自己也感覺到人們的這些改變。女僱農珠茲卡突然看出人人都有了“顯著的改變”，而富裕農民克魯巴則在看到“布立赫塔用一塊麵包去換取一個櫻桃園，而別人則把最後的一片麵包捐給挨餓的小孩子們”的時候，就陷入憂慮，茫然失措。

馬烈克的功績在於他清楚地指出了這劃清界綫的政治內容，人們意識轉變的階級基礎。這並不是作家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說中所曾經醉心過的、個人道德品質的簡單而主觀的分析，而首先是指出了那些取決於書中各角色所屬階級之尖銳的社會和政治的

^① 尤·伏契克絞索套在脖子上的報告第二修正補充版，莫斯科一九五〇年。

衝突。

礦井裏的人民委員會的活動、礦工在嚴重關頭所表現的紀律性和團結性，給予了農民勞動者們以重大的教育影響。無怪乎在事變的末尾時，那些被礦工們的愛國主義的榜樣所推動的農民們自動地組織了礦井的一個入口的防禦戰鬥。

這部小說的不容爭辯的優點，是作者在這裏指出了，人們在個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各種事件的影響之下所產生的思想形成過程。同時，他所寫的自然然而超出了小說中人物留井八日的範圍之外，並追溯到他們的過去。總工頭希齊爾是一個技術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依作者的意向，他就是這部小說的中心人物。希齊爾告訴我們，過去的他是個熱愛勞動的、誠實的人，但是具有動搖性而缺乏自信的、軟弱的人。“我始終不是英雄，而是軟弱無能的人，我所做的事，大半是偶然的，不是出於親自的努力。”這就是總工頭的自白。但是現在呢，他已經不是那幾年前一度支持過大煤礦區的礦工罷工、但終於表現了軟弱性而臨陣脫逃了的“無害的革命家”希齊爾了。

在那些危險萬分的日子裏，在對人們——這些人將自己的生命委託給了他——的命運負起責任的日子裏，希齊爾在精神上有了顯著的成長，並且有了巨大的轉變，他成了一個力求達到目的、思想上堅定的領導人。

礦工霍烏拉完全是具有另一種性格的人。希齊爾正需要這樣一個同志。“霍烏拉的性格是素樸而有毅力的。這正是希齊爾所缺乏的。霍烏拉不喜歡遲疑多慮，不喜歡埋怨牢騷。”他是一位堅強的共產黨員，他對剝削者具有難以抑止的憎恨、他具有政治鬥爭的經驗並且非常清楚地瞭解自己的階級敵人的本性。由於霍烏拉的黨性的影響和那些鍛鍊了希齊爾、增強了他的意志的各種悲劇

性的事故，這位總工頭靠近了集體，變成了認識到“必須教育羣衆而且必須向羣衆學習”的真正的領導者。

那些瘋狂地抓住政權，抓住自己的往日特權不放，並爲了維持這些，不惜一切的一小撮富農和惡霸，組成了反對愛國者的陣營。在這個陣營中既沒有良心，也沒有面子：村長既情願替希特勒匪幫服務，也準備奉承任何新政權，只要留在上層就行。富農們最怕的是他們不再能騎在勞動農民的頭上。由於對人民的盲目憎恨，他們最後終於落到背信義和變節的地步，並企圖開始同德國人談判，以出賣躲在礦井裏的同村人們爲代價去換回以前的權力和經濟勢力。

當描寫新舊勢力的鬥爭的情形、愛國主義力量和反動力量之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的情形的時候，伊爾日·馬烈克在思想——藝術的概括方面達到了高度的水平。當地的財主們的各種活動，好像一滴水似的，反映出了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的賣國賊的本質；他們是無論何時，爲了個人的利益，都情願把自己的人民出賣給人民的死敵——以前賣給希特勒，現今賣給英美帝國主義者。

村長、富農甘尼克和克拉爾以及其他有錢的人，僞善地使人們確信，他們在爲大家爭取幸福和繁榮。村長那傢伙，甚至在準備作卑鄙的變節勾當的時候，還在假仁假義地考慮：他將怎樣站在大家面前，對他們說：“諸位，我救你們免於餓死。遺憾的是，不得不付出一些犧牲者！……”

但是，村長和甘尼克的真正的念頭完全不是這樣的。“任何談判都必須有些交換條件”，“請給我們一些食物，然後跟我們一道去捉委員們吧。”這就是他們要對法西斯匪徒們說的。

不言而喻，甘尼克和克拉爾之流是任何時候都決不會希望“大家的繁榮”的。對富農們來說，這是比火還要可怕的，因爲他們的目

的就是想牢牢地控制住整個村莊。他們希望人們在經濟上依賴他們，他們希望能夠使貧農們經常處在恐懼之下。克拉爾和村上其他惡霸們，恰恰是爲了使村莊處於貧窮、落後和不團結的情況下，爲了不讓別人有他們所有的田地而奮鬥的。剝削階級的野獸般的利己主義，在克拉爾的形象中表現的極爲突出。“我們的一切財產都不能毀滅，你聽見了，——他叫喊——世界上沒有一件比我們、我們更重要的……”這就是他的階級靈魂的喊聲。

形容得毫無遜色之處的另一個人物是“郵政所長”馬爾切林——一個胆小如鼠而毫無信義的、偽裝的反動分子的典型。假裝着忠誠的馬爾切林之流，盤踞在中央國家機關和自治地區機關裏，長久地危害了年輕的人民民主共和國。

在這部小說裏，除了令人永記不忘的希齊爾、霍烏拉的形象之外，除了那些具有特性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之外，還有一大批描寫得比走馬看花還快的人物形象。例如礦工那伊曼、包列克、希馬克、列列克以及其他許多人，幾乎是無法把他們區別開來。他們的區別只在於名字不同，這就是伊爾日·馬烈克的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說的大缺點之一。作家成功地處理了全體避難者的思想演變過程和階級衝突的描寫，但是，在個別人的個性描寫方面是比較不夠深刻的。然而，對年青的愛國者——礦工文契克和女僱農珠茲卡的描寫是例外的成功的。勇敢、率直而樂觀的珠茲卡和她與文契克之間的關係，是用溫暖而輕鬆的幽默的筆調描寫出來的。珠茲卡是小說中最誘人的形象之一。

在閱讀那些揭示一個勇敢、忠實於反法西斯鬥爭的，但是思想上尚未成熟而有功名野心的小伙子文契克的性情的每一頁時，使人們感到了極大的興趣。

在同希特勒德寇作戰的年月裏，捷克斯洛伐克游擊隊的戰鬥

事蹟，是衆所周知的。希特勒匪幫的總督格伊德利赫的處死、利吉澤村愛國志士的功勳、斯洛伐克人起義和布拉格起義——這些都是光榮的事蹟。

所以，對於馬烈克的這部小說裏所描寫的游擊隊，我們是不能表示同意的。總是等待什麼的、毫無作爲的“彼得小組”，根本不像那些勇敢的游擊隊戰士。那些來自別處而與村民的聯系不佳的人們的社會和政治面貌是模糊不清的。作家對他們只順便描寫了幾筆，並使他們很快地離開了讀者的視野。

當然，在某些地方可能有過這樣的游擊隊。但是，小說的作者如果不介紹真正的戰鬥組織，而把這些人寫成游擊運動的唯一的代表人物的話，那就令人懷疑是對自然主義的讓步。

不能不指出，在那迫使小說中其他人物躲進礦井的決定性的事件發生之前，這些人物幾乎不曾進行任何組織工作。而只限於談論。這種只說不做的行爲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者們的特點，這還需要說嗎？

看來，作者自己覺察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就讓青年愛國者文契克說出對當地的反法西斯者們的消極態度的不滿，甚至利用了這些不滿的話來安排題材的發展，這不是偶然的。文契克是擅自行動起來的，而他的行動推動了其後各種事件。爲了照顧題材，這樣違背藝術真實性，對馬烈克的這部小說來說顯得特別不恰當，這正是因爲這部小說基本上是遵守了正確地選擇典型性的原則的。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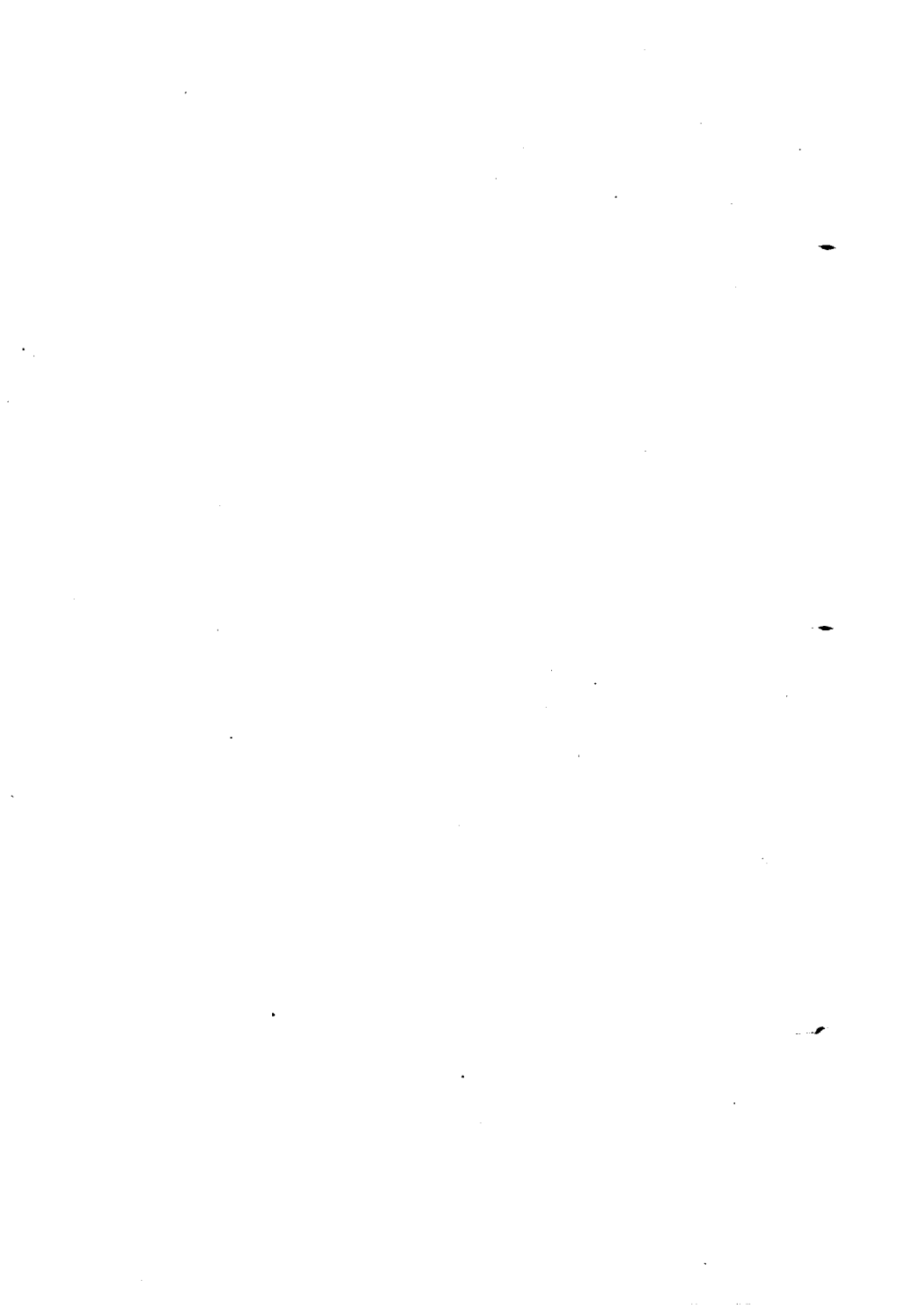
在這部小說中敘述了蘇維埃人、蘇聯解放者軍隊的戰士、以及他們對那些遭殃的村民的、大公無私的幫助。他們只是在小說的最後才出現，但是，那些穿插性的形象並不是偶然的。雖然不醒目，但是，在小說的頭幾頁裏他們已經被提了出來。全村是懷着毫不

動搖的對蘇軍一定會勝利的信心期待着他們；並確信，俄羅斯解放者一定會到來，而那時新紀元一定會開始。

捷克勞動者希齊爾和那位無名的蘇軍戰士在礦井裏交換的握手，就是意味着這個新紀元的開始。伊爾日·馬烈克的這部內容豐富的小說的意義就在於真實地敘述了那個轉變，而這個轉變在新紀元之前夕，就已經在普通的捷克人的腦子裏和心裏意識到了。

Ю·莫洛茨考夫斯基

地 下 的 鄉 村



這一切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好像是晴天一個霹靂。我們至今還是心有餘悸，無法清醒過來。似乎有什麼人把我們推向深淵，於是，我們往下掉下去、掉下去……我們突然被黑暗吞下去了，有誰知道我們幾時能重見天日呢！

一直到昨天、今天，一直到兩小時以前，我們還過着和你們一樣的生活。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的那些日子裏，戰綫已經逼近了我們的家鄉。由於戰爭近在咫尺，它那陰森森的影子隱隱約約地從黑暗中顯現，所以關於可怕的戰爭的消息更厲害了。那時候，我們和你們一樣很害怕，因為人間生活突然喪失了一切價值，我們在這種極難堪的恐怖下過着日子，但還是活下來了。

我們住在我們非常熟悉的地方，四周是山坡、果樹園和那每到夏天就長滿波浪起伏的莊稼的谷地。而那一年，秋種莊稼長得特別好，可不是嗎，戰爭和人類的瘋狂與穀物又有什麼相干？我們住的村莊固然沒有什麼足以誇耀的地方，但是，對我們大家來說，它是頂好的地方、可愛的地方。四周圍都是房子，每幢房子的窗子都朝向村莊的廣場和自家的後院。這裏的房子都漆成了白的、藍的或綠的——這是我們家鄉的規矩。我們這裏所有的農民都油漆自己的房子，連少地貧農也如此。只有那座落在村莊邊緣的，給礦工住的木房子才是兩樣的——它是一座簡陋的大建築物。好些人不歡喜我們的村莊，但是……現在看起來，可以說，它是多麼好的村

莊啊！

我們人數並不多，但是，我們的命運也如其他村民一樣地是息息相通着的，而且我們的心靈已經學會了如何忍受痛苦，如何相愛。

現在，全村人，不論男女老少，可以說沒有一個例外，全部躲在地底下，在暗沉沉的礦坑裏、在黑煤中間、在礦燈的微光下過着日子。原來，靠近我們村子有一所礦。礦名倒很漂亮——叫天目礦，而出產的却是下等煤——褐煤。這種小礦從我們這兒再往東南的一帶就更多了。這種褐煤適合工廠和發電廠之用，所以，那些我們祖父們昔日用手工業方法採掘家用煤的煤坑，這幾年擴大起來了，終於變成了礦井。出產的雖然是碎煤，但火力畢竟比木柴強。

這樣，這裏就有了礦井。長長的坑道延伸在地下，雖則不很深，但是，不是慣於在礦裏工作的人們住在這裏，就會感到沉悶。現在，天目礦變成了我們的家，我們的世界。但是，明天，後天，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這些事件是怎樣發生的？現在，要把整個經過從容不迫、毫不爲難地講給你們聽，我想，在我們中間找不到這樣一個人。每件事都是像旋風似地疾捲過去的，這種猛烈的速度是人類思想活動所趕不上的。請你們相信吧：我們大多數人僅在兩小時以前還都沒懷疑到在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

幸虧我們村莊上還有這樣一些人——我們應該向這些救命的人表示敬意和讚揚！——他們早已知道了一切，想到了一切。當希特勒匪軍夜裏開始包圍村莊的時候，這些人跑來對我們說：“躲進礦井裏去吧，我們領你們去。”於是，我們就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一些手邊的東西，逃進了礦井。

現在，我們坐在地底下了。我們是經過菲立普家院子裏的地窖，順着一條秘密通道下來的。爬進那裏，好像墜進一個什麼窟窿裏似的……不，我們是先走下一架長梯，然後沿着陡峭的斜坡爬下來的。在我們脚下，泥土和煤渣嘩啦嘩啦掉着，不知在什麼地方，上下各有一盞礦燈像兩顆星星似地閃耀着，引起了我們的憂愁。富裕農民們、少地的貧農們、有勢力的村長和富農甘尼克，女僱農珠茲卡、礦工霍烏拉、那伊曼和指揮這一切行動的總工頭希齊爾……大家就這樣鑽進了礦井。在如今已經空着的無人的房子裏匆匆拾掇起來的食物包在陡峭的斜坡上打着滾。

要把鑽進礦井的全體人的姓名一一列舉，那得需要不少時間，說一句就夠了：大家都在這裏。而大家心裏都有同樣的想法：也許這一切並不是事實，也許我們明天醒來後想起這場惡夢而將發抖。但是，另一種想法更使人感到恐怖：好，假定這是一場夢吧，那麼我們一醒就會看到那些用大密度的火力圈圍住我們村莊的德國鬼子。我們能够在這裏，在礦井裏，是應該慶幸的。要知道戰綫正在向西轉移，戰綫所經之處，將留下堆積如山的死屍和廢墟。在這種時候這些手無寸鐵的人們，在地面上是沒有容身之地的。

二

終於，所有農民都爬進了地下。礦工那伊曼高高地舉起礦燈，和希齊爾交換了一下眼色。

“是最後一個嗎？”

從總工頭希齊爾的臉色上看得出他是在克制着焦急不安，也許還在克制着恐怖，他伸直了腰，說：

“大概是吧……”